

龙溪精舍丛书

龙溪精舍丛书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八

袁宏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戌上幸長安祠園邑夏五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六月伏波將軍馬援還京師是時梁松貴幸百僚憚之援嘗小病松來候見援獨拜牀下援安然受之松意不平諸子曰梁伯孫貴重將軍宜爲之禮援曰我乃其父友也雖貴何得失禮由是不爲權貴所愛援外坦薄而內備禮事寡嫂不衣冠不入閨其於人汎愛多容然見爵位而無賁者笑曰刀不應齒士不聞耳何足畜乎有奇異於衆者雖在少賤必異待之援有籌策世祖曰伏波論兵常與吾合初援交趾還書戒其兄

子嚴敦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
聞口不可得言也如論議人長短是非此吾所大惡也
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
復言欲汝曹不忘之爾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
約節儉廉公有威吾重之愛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
俠好義憂人之急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
願汝曹效之效龍伯高之正不就猶爲謹勅士所謂刻
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杜季良而不成陷爲天下輕薄
子所謂畫虎不就反類狗者也迄今季良尙未可知郡
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之寒心是以不願

子孫效也季良名保爲越騎司馬保怨家上書言保所
在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戒孤兒子今在京師與
梁松竇固等交上召責松松叩頭流血乃召問援因取
所與嚴敦書卽日免保官時龍伯高爲山都長擢爲零
陵太守秋九月地震詔南陽郡勿輸今年田租南陽繫
囚滅死罪一等是歲匈奴國中亂諸將皆言可繫者上
以問朗陵侯臧宮宮曰願得五千騎足以立功上笑曰
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遂不出師匈奴之族
由來尙矣其在殷周則有山戎獫狁之難逮于秦漢而
有匈奴彊弱之勢中國征之事詳矣王莽時欲分匈奴

匈奴大怒縱兵犯塞傷殺吏民莽乃盛兵以擊匈奴嚴
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周秦漢征之然皆
未有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也當周宣
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征之盡境而還視戎狄之
侵譬猶蚊虻之蟲驅之而已故天下稱鬪是爲中策武
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雖有尅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
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疲耗匈奴亦困而天下弊是爲下
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
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旣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
無策也莽不從匈奴遂叛北邊大擾世祖之初方憂中

國未遑外事也初匈奴右日逐王比單于知牙斯之長子也自呼韓邪單于死後夏令兄弟相傳知牙斯死傳弟臧咸臧咸死傳弟興興立欲傳其子然其弟知牙帥川次當爲單于者也皆以兄弟言之知牙帥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也興疑之興死子焉鞬立鞬死弟滿奴立比遂失次怨恨而匈奴國中旱蝗連年草木皆盡人畜死者過半比乃遣人奉匈奴圖詣西河求和親盡牧南邊諸部呼衍日逐等叛匈奴匈奴遣萬餘騎擊比不勝呼衍日逐等共立比爲呼韓邪單于孝宣時其大父呼韓邪歸漢得成故襲其號於是有南北單于

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夷反武威將軍劉尚擊破之
置江夏郡三月南單于遣使稱藩願修舊約天子議於
公卿咸以爲蠻夷猾夏情僞難知不可許大司農耿國
以爲今天下初定尤宜受之令東撫烏桓北拒匈奴邊
陲永息干戈之役萬世之策也上善而從之使中郎將
段桺使匈奴於是單于拜伏受詔遣弟左賢王將兵擊
北單于速破之北單于震怖卻地千里單于旣稱臣人
居塞內上書遣子貢獻漢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龜璽
什物各有數單于乃分部諸帥以鄯北邊北單于惶恐
願還所略漢人數遣使詣武威求使者皇太子以爲南

單于新立今若遣使恐阻南單于意故但報其書不遣使者冬十二月武谿蠻夷反遣劉尙擊之尙軍沒驃騎大將軍杜茂鬲侯朱祐祝阿侯陳俊薨朱祐貴儒學論議常依古法爲將帥受降追奔逐北以破敵爲功不問斬首多少軍吏以不得鹵掠故或有怨者徙封鬲侯食邑七千餘戶自陳功薄而賞大顧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初上學長安嘗過祐祐方講留上須講竟乃共讌語及上幸祐第語及平生上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天下大司空杜林薨太僕張純爲大司空林字伯山右扶風茂陵人父業以文章

顯林少有俊才好學問沈深好古家既多書又外家張
竦父子善文章林從竦受書漸漬內外爲當世通儒王
莽敗盜賊並起林與弟成俱至河西隗囂聞林名故深
敬待之以爲治書後以病去囂欲超用之遂稱痼疾囂
心恨林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
夷叔齊恥食周粟也今且從師友之位以從其志焉林
雖困乏終爲不屈林嘗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獨寶愛
之每遭困阨自以不能濟於衆也猶握抱此經獨歎息
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邪至建武初弟成死故林持喪
東歸歸旣遣林後悔令刺客楊賢於隴遮刺林賢見林

自推車載弟喪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者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亾去上聞林已還乃徵林拜侍御史引見問經書故舊及西州事上甚悅賜車馬衣被歲餘遷司馬直百僚知林以名德用甚敬憚之林既至京師與英俊集會咸敬林之博雅洽聞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定三統麻及見林皆推服焉濟南徐兆始事衛宏後皆更受林以前所得一卷古文尙書示宏曰林危阨西州時常以爲此道將絕也何意東海衛宏濟南徐生復得之邪是道不墜於地矣二十五年春正月烏桓大人郝且等率衆貢獻封其渠

帥爲侯王烏桓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伐其國餘類
保烏桓山因以爲號焉其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居無
常處刻木爲信無文字而衆不敢違犯其先爲匈奴中
亂烏桓始盛鈔擊匈奴匈奴爲之轉徙數千里漠南遂
空戊申晦日有食之初劉尙軍沒議復遣將帥時馬援
年六十二矣上憫其老方內選擇未有所定援自請曰
臣尙能披鎧上馬上試焉援旣據鞍左右顧乃下遂遣
之冬十月伏波將軍馬援揚虛侯馬武東牟侯耿舒擊
武谿援謂所親杜愔曰吾受恩深厚常恐不得死國事
也今得所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共

事殊難得調獨惡是爾南鄉侯鄧晨薨初晨爲常山汝南太守皆有名跡爲吏民所愛在汝南起鴻陂溉灌田數千頃百姓于今利之徵爲光祿大夫數與宴見陳說平生晨從容白上曰僕竟辦之上大笑晨疾病天子手書慰問中宮及寧平公主皆爲垂泣旣薨使謁者招新野主魂備官屬合葬于北邙山上與皇后親臨送葬賞賜甚厚諡曰惠侯

二十六年春正月增吏俸自三公至于佐吏各有差二月馬援至臨鄉大破蠻軍斬首千餘級蠻有二道一曰壺頭二曰充中壺頭徑近而多險充中遠而運糧難初

上與諸將議所先擊因以疑而未決軍至長沙中郎將耿舒上言先擊充中賊援以爲延日費糧不如進攻壺頭賊乘高守隘船不得進會夏暑熱吏士疫死者多援亦病困穿岨爲室以避暑氣賊每乘高鼓譟援輒扶人觀之左右壯其意皆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言舒前上言擊充中賊糧雖難致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奮擊今壺頭竟不得上又大軍疾疫皆如舒言弇奏舒書上遣梁松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松未至而援已死松與馬武等毀惡援於上上大怒收援將軍侯印綬是時軍士死者大半謁者宋均軍不得返與諸將議欲

承制降賊諸將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安國家
專之可也均勒兵成列稱詔降之蠻夷震怖卽共斬其
太帥降均均爲置長吏而還均自請矯制罪天子嘉其
功賜以金帛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於是援家
屬惶怖不敢歸舊墓買城西數畝地葬其中賓客故人
不敢忘葬故雲陽令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
不忘人之功采其策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以王
禮葬田橫令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
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誅
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

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以四年冬始歸
正朔當此之時虜述矯號於益州隗囂擁兵於隴冀豪
傑盱眙且自爲政援拔自西州慕德效死孤立貴人之
間曾無一言之佐自知當要十郡之使徵封侯之福邪
八年車駕西征衆議狐疑援深建西州可破之策隗囂
尅定援有力焉及隴右未清羌虜擾邊援奉使隴西奮
不顧身行間關山谷之中揮戈先零之野兵動有功師
進輒克徵在虎賁則有忠策嘉謀於國用之南征交趾
克平一州使王府納越裳之貢邊境無兵革之憂間者
使南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卒吏士雖疫援不獨

存大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沒師深入未必爲是
不退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在遠地不生歸哉惟援得
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征出塞再南渡江觸冒害氣僵尸
軍中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不聞其
罪卒遇三夫之言被誣曰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
隙並攻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
傷之夫操孤危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義士之所悲
也惟陛下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於黃泉也書奏
不報歸田里時梁松竇固等在中上問知朱勃乎對曰
故雲陽令也以所上章使讀之松固驚相謂曰如此陛